

常治

# 敦煌火皇 奇幻旅行记

① 驯神兽的女孩

隐藏卷轴

136

于阗皇后的任务

第八章

120

拯救魔鬼王

第七章

100

「败家子」的理想

第六章

086

瞎男孩

第五章

068



# 目录

敦煌的壁画世界

序章

001

第一章

我是怎么变成公主的

003

第二章

神秘的「丑公主」

022

第三章

独一无二的宠物

037

第四章

倒霉蛋与聪明王

051



罗依依

代号：敦煌公主

居住地：北京

家住北京的十三岁女孩，  
讨厌迷路，超级喜欢“多管闲事”。  
不小心闯入古老的敦煌壁画世界后，  
被人当成了“敦煌公主”。

天马

名字：绿耳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249 窟  
的  
壁画世界

壁画世界里尊贵的神兽，  
受白泽的委托保护罗依依。  
第一“特长”是口是心非，  
第二“特长”是迷路乱飞。



亲爱的小旅行家，在书中你会看到一些卷轴，  
这是前辈旅行家们为你留下的小秘籍！

你可以翻到书的最后部分，去查看卷轴中都写了什么哟！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你还会拾取到很多卷轴，记得找找看！

尊称：刘萨诃（Liú Sàhē）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曾经痴迷打猎，出家后成为第一个去  
印度取经并归国的僧人，  
比《西游记》里唐僧的原型玄奘  
还要早 230 年。

刘 sū 翠和



橘萨罗国公主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橘萨罗国（Jiāosàluó Guó）的公主，  
因为“丑”而被人看不起，  
却是个有主见、开朗爱笑的女孩。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放在现代可能就是传说中  
能够“大变活人”的化妆大神。  
性格温柔又体贴，  
还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和一双创造美的手。

豪君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摩揭陀国人。

出生时家中出现金象。  
金象不需要吃东西，也从不喝水，却  
会拉出黄金。



端正国王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精明灵敏、知识渊博、  
特别会断案的端正国王。  
他可是与现世有着不解之缘呢。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干什么都闹祸的“倒霉蛋”，  
偏偏他还和罗依依一样  
喜欢多管闲事儿。



檀腻ㄊㄢ鞞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波罗奈国最受宠爱的王子，  
拥有一颗善良无私的心，  
是释迦牟尼的前世之一。

善友太子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拥有独特梦想的辅相之子，  
调皮到被国王追杀的“败家子”。

恒迦达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拘留国国王。  
端庄贤明、恪守承诺。  
因为年少时曾经  
与斑足王一起游过学，  
所以决定和依依一起拯救这位旧友。  
他也是释迦牟尼众多前世之一。

须陀素弥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天罗国的国王，

因为出生时脚上带有斑纹，而被人们偷偷称作魔鬼王。



居住地：敦煌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

于阗国 (Yútián Guó) 的皇后，是沙州刺史、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女儿。

莫高窟 98 窟就是为了讨好于阗皇后而修建，所以她是这里真正的女主人。

# 序章

## 敦煌的壁画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有多久呢？大概也就是一千零九十九年前吧。

在遥远的沙漠中间，一个叫作敦煌的地方，一位年轻的画师正蹲在鸣沙山的山洞里，为墙壁上的壁画涂上颜色。他已经在这个山洞里画了三年，眼看着周围光秃秃的石壁，被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图画覆盖。

他画得可真好看啊！华丽的宫殿、庄严的菩萨、美丽的仙女、金色的城市……都在他的画笔下闪闪发光。只要把油灯举得高些，你就会发现，这个被岩石包围的山洞，早已被壁画变成了精美绝伦的殿堂。

在鸣沙山的崖壁上，这样满是壁画装饰的山洞一个挨着一个，足足有几百个。它们被叫作莫高窟。

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要在山洞里画壁画呢？

年轻画师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敦煌的人们已经这样做了几百年。无论是当地的百姓，还是过路的外国商队、远方巡游而来的僧人……他们都想把自己最虔诚的信仰、最美好的愿望，甚至藏在心底里最深处的秘密，通过画师们的笔，一笔、一笔地画在莫高窟的壁画里。

于是，古代人们的模样、神灵、生活、故事、传说……被记录在壁画里。一个个绚烂又完全不同的世界，就这样在画师们的笔下诞生了。

年轻画师有点儿累了。他拿着随身带的烤饼和水壶走出山洞，

正巧碰上旁边山洞里的画师也出来休息。那位画师年龄大得多，认识年轻画师的父亲。于是，他们聊起天来。

“今天我画了一位公主，传说中的公主。她虽然不美，但我却画得很好，所以我盯着她看了很久。”年轻画师说，“就在我打算移开油灯的时候，她的眼睛忽然动了一下。您碰到过这样的事吗？”

“你确定不是因为灯光闪烁，带来的错觉吗？”老画师问。

“她闭眼了，我看得很清楚。”年轻画师回答，“灯光不可能造成那样的效果。”

“是的。”老画师承认，“火苗照出的影子有时候会造成眼珠移动的错觉，但闭眼……灯光是做不到。”

“这是怎么回事？”年轻画师有点儿担心。

“别紧张，孩子。虽说这种事情不经常发生，但在画师们中间，这种故事流传得并不少。”老画师安慰他说，“不止一个画师曾经发现，他注视时静止不动的图案，会在他分神的时候，变化出从没有过的景象。”

年轻画师吃了一惊：“难道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没人知道原因，至少到现在还没人知道。”老画师说，“但我猜，我们把人们心灵里最最真诚的东西画在了壁画里，也许，是那些精神力量在壁画世界创造了什么奇迹吧。”

“奇迹？”年轻画师怀疑地问，“明明是我们画了这些壁画，壁画里怎么还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一定有什么东西没被我们发现。”老画师笑了，“但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那个奇迹是什么。”

“要多久以后呢？”

“也许很快，也许很久。”老画师说，“没准儿，要等上一千零九十九年。”



## 第一章

# 我是怎么变成公主的

嗯，从哪儿说起呢？

我从没想到在我这个年龄，能碰上那么多麻烦和折腾。  
要说清这一切可不容易，所以还是让我慢慢从头讲。

我叫罗依依，依靠别人的那个“依”字，这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但从小到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老爸都让我自己做决定，决不依靠别人。他总是说，人要走自己的路，如果别人替你做决定，你就是走别人替你选的路了。

“万一别人选的路更好呢？”有一次我问。

“你就不怕迷路？”他挑起眉毛说。

有道理！迷路才是最可怕的，童话故事里，迷路的女孩

不是被狼吃了就是被老巫婆变成了小鸟。我可不想迷路！

就这样，在我十三年的人生中，我做过不少决定，比如，冰激凌是吃草莓味的还是香草味的，参加短笛课还是数学补习班，要不要把英语卷子上的 68 分改成 88 分……这都是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结果有好也有坏，但我一直都走在自己选的路上。

直到不久前，我做了个很大、很大、超大个儿的决定，结果一切都失控了！

事情是这样的……

几个月前，我被“绑架”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街上吹着春天暖烘烘的风。我哼着小曲儿走在放学路上，刚走进一条安静的胡同，就被一个大块头男人拽上了一辆臭烘烘的马车。

他麻利地堵了我的嘴，把我捆得像颗粽子，放进一只巨大无比的麻袋里，不给我任何尖叫和挣扎的机会。躺在黑乎乎的麻袋里，我吓蒙的脑袋里快速闪过一百种可能：人贩子？绑匪？神经病？爸爸的仇人？和妈妈吵过架的菜贩？姑获鸟？……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喜欢历史，尤其是历史里的神话故事，我爸也是。姑获鸟是一种神话中的妖精，喜欢抢走别人的小孩儿。小时候，我爸没少用它来吓唬我。



但很快我就想累了，闭上了眼睛。身下的马车很奇怪，飘飘忽忽的，连啪嗒、啪嗒的马蹄声都没有。这也让人有点儿“晕”车，我昏昏沉沉地变成了睡神的俘虏。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巨大的震动弄醒。一睁开眼，我就感觉自己像个秤砣一样往下坠，但在黑漆漆的麻袋里，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不会是要摔死了吧？我胡思乱想着，想叫救命却叫不出声。

这怎么行？我还没长大，没有随心所欲地过过日子，没坐过大游轮，妈妈也没来得及给我生个妹妹，最重要的是，王馨迪还欠我十五块钱没还！

正瞎想着，我落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上。这时，一阵大风吹走了我身上的麻袋，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居然在飞！玫瑰色的云飞快地从身边掠过，呼呼的风吹在脸上，让我有些透不过气来。

难道是性命受到威胁，触发了我体内的超能力？不过等我稍稍冷静了一点儿，才发现自己是动画片看多了——飞的不是我，而是我屁股下面的一匹马。

它是一匹青绿色的马，很少见的那种颜色，比我在电视里见过的所有马都好看，修长的脖子上披散着长长的鬃毛。

最奇异的是，它长着一双巨大的翅膀，明黄色的羽毛在阳光中闪闪发亮。

它……不会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吧？我睁大眼睛，连身上的疼痛都忘掉了。

飞马托着我盘旋着降落在地面上，像跳芭蕾舞一样优雅、轻巧。它微微侧身，把我甩到一片厚厚的草甸上，用牙齿咬断了我身上的绳子。我赶紧把塞在嘴里的破布扯了出来，它太恶心了，味道像是谁家厨房里的脏抹布。

“你是来救我的吗？独角兽。”我的声音哑哑的，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兴奋。

“你说对了一半。”那匹飞马清晰地说，“我是来救你的，但我不是独角兽。”

我抬起头，仔细打量它。啊，虽然是马的外形，也有翅膀，但它的额头上确实没有长长的尖角。

“你，没有角。”我喃喃地说。

“没错。”它微微点头。

“难道你是……残疾独角兽？”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必须是独角兽吗？”它闪亮的眼睛看着我。

“当然不是，你就是你，哪怕别人会因为没有角而看不起你……”





它不客气地打断了我：“我是天马，天生没有角，不光是我，我的同类都没有角。”

“天啊，你居然是天马！神兽中的战神！”我尴尬地张大了嘴。中国神话传说里的天马，我怎么会没想到！

“看来你对我并不是完全不了解。”天马点了点头。

“这是在哪儿？昆仑山吗？”我的神话故事印象中，只有昆仑山那种王母娘娘住的地方，才会有天马这样的神兽。

“不，这里是敦煌。”天马回答。

“敦煌？”我猛地站了起来，却因为腿脚软弱无力差点儿摔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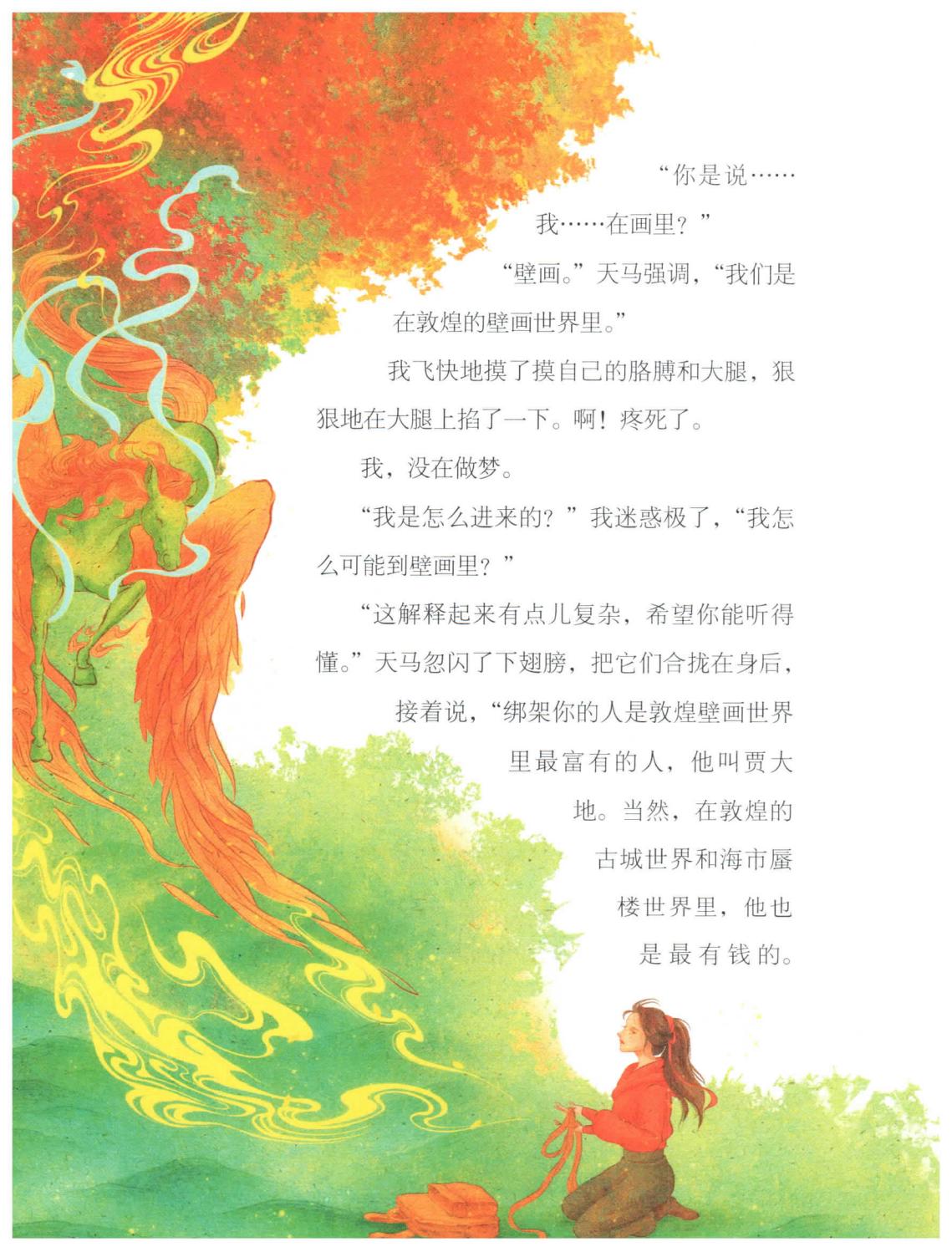
没有一个喜欢历史的孩子不向往敦煌：金色的戈壁滩、精美绝伦的莫高窟壁画、消失在沙漠里的古代城市、无数古老而奇幻的传说……

但是，在我眼前的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空气中飘着花香，眼前时不时闪过动物跑过的影子。

“这里是敦煌附近的绿洲吗？”我问。

“不，我们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天马平静地说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的答案。

我吃惊地看着它，比知道它是天马而不是独角兽时更吃惊。



“你是说……

我……在画里？”

“壁画。”天马强调，“我们是

在敦煌的壁画世界里。”

我飞快地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狠  
狠地在大腿上掐了一下。啊！疼死了。

我，没在做梦。

“我是怎么进来的？”我迷惑极了，“我怎  
么可能到壁画里？”

“这解释起来有点儿复杂，希望你能听得  
懂。”天马忽闪了下翅膀，把它们合拢在身后，

接着说，“绑架你的人是敦煌壁画世界  
里最富有的人，他叫贾大  
地。当然，在敦煌的  
古城世界和海市蜃  
楼世界里，他也  
是最有钱的。





他雇的打手用一大包火腿肠贿赂了看守敦煌壁画世界大门的乐乐大王，所以乐乐大王没检查装你的麻袋，就把你们放了进来。幸亏白泽提前给了我消息，我才能在你们一进入壁画世界时就过来救你。”

不听解释还好，听完我完全蒙了。敦煌有壁画我倒是知道，但是壁画世界又是怎么回事？壁画里不但有活的人，还有活的神兽？什么古城世界和海市蜃楼世界听着就更诡异了。另外，看守这些世界大门的什么“大王”，居然用几根火腿肠就能收买？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还有，天马说救我是因为有“白泽”通风报信。白泽？这我还真知道，《故宫里的大怪兽》里写过这只远古神兽，不过那是童话书啊……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真希望自己只是在做梦。

“他……那个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要绑架我？”我决定先弄清楚这个。

“因为，你是古龙火少年。”天马直盯盯地看着我的眼睛，连声音都有点儿不一样了。

“古龙火少年？”我觉得自己脑袋快爆炸了，“那又是什么东西？”

“没人告诉过你吗？”这回轮到天马吃惊了，“我以为你

早就知道。”

“知道什么？”

“你们古老的家族和血统，以及与生俱来的能力。”天马回答。

“能力？”听到这儿，我激动地跳了起来，绑架的事立刻被抛到脑后，“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一定有超能力！快告诉我，我的超能力是什么？”

“呃……”天马被我的反应吓得后退了一步，“超能力？我不太确定那算不算超能力。如果用你们人类的说法，那种能力应该叫作‘驯兽’。”

“驯兽？”我失望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就这？我的家族是世代相传的马戏团驯兽员吗？”

“马戏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你们的祖先为夏朝的首领们驯养神兽的。”天马说。

“夏朝？”我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爱好历史的优势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你是说，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有那么久了吗？大概是吧。我对人类世界的时间没什么概念。”天马眯起了眼睛，“古龙火的祖先最早是部落里的大巫师，他们用特别的能力驯服了很多拥有法力的神兽。夏朝



灭亡后他们的后代就隐居起来。不过驯服神兽的能力却在血脉里流传着，这些后代被称作‘古龙火’。不过，时间越久，古龙火们的能力也会越弱。到了最近一百多年，古龙火的能力只有在八岁到十六岁之间才能显现出来。十六岁以后他们就再也无法驯服神兽，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

“神兽？你是说，我能驯服的不是大象、狗熊、哈巴狗什么的，而是神兽？”我又来精神了，“那我能驯服什么神兽呢？”其实我更想问的是能不能驯服天马，但这么问好像不太礼貌。

“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事。”天马上下打量着我说，“听说古龙火也分很多家族，每个家族的能力不一样。至于你的能力是什么，既然没人告诉你，就只能等着你自己发现了。”

说完，天马甩了下马尾，转过身，朝森林深处走去。我小跑两步，赶紧追上它。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不再害怕了，满脑袋都是好奇。“你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这片森林里，等白泽来接你，送你回到你生活的那个真实世界。”

“白泽多久会来接我？”

天马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也许两天，也许两个月。什么时候感觉你回去安全了，它就什么时候来接你。”

我看了看周围阴森森的森林，说：“那我准会死在这儿，不是饿死就是被野兽吃掉。”

“放心吧，这片森林里没有能吃掉你的东西，你最大的敌人是无聊。”天马很平静。

“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很简单，你可以离开这片森林，到处去转转，每隔两天就回来看看，有没有一只白色毛茸茸、眼睛特别贼的神兽在这里等着送你回家。”

“好吧！我决定了。”我点着头说。

“选哪个？”

“第三个！”我大声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直到白泽找到我们。”

“没有这个选项。”天马停下脚步说，“你不能跟着我，小姑娘……”

“我叫罗依依。”我这才发现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的意思是，你的名字肯定不是天马，对吧？”

“嗯，我叫绿耳。”天马叹了口气说，“跟着我你会有危险，罗依依，因为贾大地知道，是我救了你。”

“不跟着你我会更危险。”我拦在它面前，“在你身边，就算那个坏人发现我，至少你还能带着我逃跑，不是吗？”



“听我说，敦煌的壁画世界很大，有几百个小世界，你只要不跟着我，他们很难找到你。”

“如果他们能找到你，那就一定有本事找到我啊。”我伸开手臂横在天马面前，没有一点儿打算移开的意思。

“你一直都是这么不听别人意见吗？”天马歪着头问。

“可以这么说。”我承认，“我只走自己选的路，因为我怕迷路。”

“迷路？”

“没错，没什么比迷路更可怕的事了。”我愉快地走到绿耳身边，“我饿了，能带我去吃点儿东西吗？”

天马没再坚持。“上来吧。”它无奈地弯曲膝盖，我手脚并用，爬上它光滑的后背，紧紧抱住它的脖子。

“别抱那么紧！我跑不了。”

“我是怕你起飞时速度太快，我会掉下去。”我红着脸解释。

“如果你一定要跟着我，我想应该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我问。

“在壁画世界，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的名字。”天马回答。

“为什么？”我有点儿纳闷。

“这是一个有法力的世界，而名字是有法力的东西。”

“哦。”我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这时天马已经迈开小碎步，走到一块宽敞的空地上，准备起飞了。

它刚刚张开翅膀，一支锋利的箭不知从哪儿呼地飞了过来，差点儿射中它的耳朵。

天马眯起了黄色的眼睛，不高兴地打了声响鼻。紧接着，更糟糕的事发生了，一群鹿疯了一样朝天马冲了过来，踢起的尘土让我睁不开眼睛。天马灵巧地躲过了三只飞来的利箭，但还是被一只鹿撞了一下。它的脸拉得老长，收起了翅膀。

鹿的后面，射箭的人出现了。那是个肌肉结实的猎人，他光着膀子，骑在枣红马上，紧追不舍。箭射伤了一只雄鹿的小腿，雄鹿啪的一声跪倒在天马面前，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我们……要不要救它？”我忍不住问。

天马没有回答。





猎人翻身下马，从腰里拔出短刀朝受伤的雄鹿走过来，雄鹿几次想站起来逃跑，却都没有成功。它再次看向我，眼睛又黑又大，仿佛在说：“救命！救救我！救救我！”

我打了个哆嗦，从天马背上滑了下来，拦在猎人面前，把受伤的雄鹿护在身后。

“哪儿来的野丫头，赶紧走开！”猎人不耐烦地说。

我有点儿害怕，但没有动。

“走开！趁我还没发火！”猎人冲我咆哮着，“你打算替它死吗？”

我无助地看了看天马，但它似乎没有帮我的意思。

“你不能杀死这只鹿！”我说。

“它是我的猎物！猎人不杀死猎物，难道你要我饿死吗？”猎人举起了短刀。

我咽了口唾沫，说实话，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这么大勇气。

“它……它不是一般的猎物。”我往后退了一步。

“不一般？”猎人挑起了眉毛，“看来我能把它的皮卖得贵一点儿。”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它……它不是鹿。”我开始满口胡说，“它是人！因为被人施了法术，才变成鹿的。你





要是杀死它，你就等于杀了人！”

“它是人？”猎人满脸的不相信。

“是……是的。”我挺起了胸脯，“你没看到它的眼睛吗？

只有人才会有那样一双眼睛。”

猎人蹲了下来，仔细盯着雄鹿的眼睛。几秒钟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说它是个人？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搞笑的事了。”

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从我身后飘了出来：“她说得没错，我曾经是个人。”

说实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比猎人还要吃惊一万倍。为了救这只可怜的鹿，我不过是随口编了个故事，灵感呢，来自《格林童话》里的《青蛙王子》。谁会想到，这只鹿，一只看起来无比普通的雄鹿，居然真的开口说人话了！

我转过头，瞪大眼睛，想确认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从雄鹿嘴里说出来的。更让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受伤的雄鹿不但会说人话，还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我叫刘窣和（Liú Sūhé），本来是一个稽胡族的骑兵。”雄鹿的耳朵抽搐了一下，“我没怎么读过书，是个粗人。当兵的时候最喜欢打猎，尤其喜欢打鹿，数不清有多少只鹿死在我箭下。有一天，我和朋友们喝酒，喝得太多醉晕了。等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深陷地狱，跪在阎王的面前。阎王爷说我杀生太多，必须受到惩罚。于是，他将我变成一只鹿，放回到森林里，任人追杀。”

猎人脸色苍白：“所以，你真的是人，还是个骑兵？”

“是的。”雄鹿舔了舔嘴唇，“镇守襄阳的梁城突击骑兵，你应该听说过吧？”

“鼎鼎有名的梁城骑兵？我当然听说过！”猎人吓得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手里的刀都掉了。他哆哆嗦嗦地说：“我保证，我再也不打猎了。我，我回去就改行当个木匠，但求求您，在阎王爷面前为我说几句好话，千万不要把我变成鹿啊！”

“你的命运我说了不算。不过，我想如果你今后多做些善事，应该不会落到我这个下场。”雄鹿回答。紧接着，它抬起眼睛看向我说：“我今天本来必死无疑。但昨天晚上，我在星空下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位系着绿色腰带的僧人告诉我，一位敦煌公主将会救我性命。所以，当我看到您骑着天马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就知道自己会得救。”

“公主？我？”我看了看自己身上脏兮兮的红色运动服，公主哪儿有我这个样子的，“你弄错了，我不是什么公主。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国王的女儿。”



雄鹿微微一笑：“谁说只有国王的女儿才能被称为公主？您有一颗善良又勇敢的心，您的坐骑是敦煌壁画世界里最高贵的神兽，在我眼里，您不比任何一位皇族女儿逊色。”

它想弯下脖子想向我施礼，却不小心扯动了受伤的小腿，龇牙咧嘴地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有药吗？它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我问猎人。猎人这种职业很容易受伤，我猜他会随身带点什么药。

果然，猎人从挂在腰上的皮囊里拿出一个小木盒，说：“我媳妇就是药师，这是她调的药。”

我和猎人一起帮雄鹿包扎好伤口，它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弯下长长的脖子，向我鞠躬。

“敦煌公主，要我如何报答您呢？无论您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拼尽全力做到。”

报答？我摇了摇头，我又不会在这个陌生的世界停留很久，不需要什么报答。

“我没做什么，你用不着觉得亏欠我。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当你重新变回自己时，能够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答应您，我的公主。”雄鹿扬起头，看着我说，“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变回人。我会去五台山出家为僧，用自己的一生来拯救世间苍生……”

雄鹿的话还没说完，忽然几道橙色的光线从它身上射了出来，把周围的山林都染成了橙色。光芒越来越亮，连猎人和天马都变成了橙色，一切似乎都被装进了橙色的水果糖里。

等到光芒散去，雄鹿不见了，站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皮肤黝黑，眼睛如鹿般温柔。如果不是他的小腿上裹着绷带，我绝不会把他和刚才的那只鹿联系





到一起。

“你……”我被吓了一跳。

刘窣和看起来和我一样吃惊：“我……变回来了。”

“是的。”我笑了，“我想，你的梦终于醒了。”

这一切太神奇了，和刘窣和、猎人分手以后，我没有像原本计划的那样，很快离开壁画世界，而是喜欢上了这里。

后来，我听说，刘窣和变成了僧人慧达，但大家更喜欢叫他神僧刘萨诃（Liú Sàhē）。他拜访了阿育王塔，打捞了漂浮在吴淞江上的石佛，帮助了驴耳朵国王，还成了中国第一位去印度取经的僧人，比唐僧取经还要早 230 年……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故事了。



## 第二章 神秘的“丑公主”

清晨的阳光打在我脸上，空气中散发着露水的清香。我从来没在北京见过这么清澈的阳光，哪怕是在郊区的山间旅馆。我爸爸是个登山迷，每当节假日，他总会开上两个小时车，带着我和妈妈去有山有水的地方住上两天。

哎！爸爸，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吗？发现我消失后，他肯定急坏了。

这是我在敦煌壁画世界里醒来的第一个早晨。昨天晚上，我和天马绿耳聊了很久。我大概弄明白了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画中的世界。以前我看《聊斋志异》





里的鬼故事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画壁》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书生被花神带进了寺院的壁画里，与壁画里的仙女谈恋爱。我的处境就和那个书生差不多。千百年来，敦煌的画师们在悬崖峭壁上的洞窟里创作了数不清的壁画，这些壁画形成了一个个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都是用洞窟的编号做名字，壁画里的人们根据画师赋予他们的故事生活着。

比如，我现在就待在莫高窟 98 窟的壁画世界里。如果我想去其他窟的壁画世界里转转，就必须拥有一种叫作“穿梭”的本领。当然，如果我一直跟着天马，事情就会简单很多，壁画世界里的神兽们天生就可以在各个小世界之间穿梭。

我深吸了口气，再次感觉到，自己坚持跟在天马身边，是多么正确的选择。我已经开始想象在各个壁画世界里穿梭的场景了，是和坐飞机的感觉差不多？还是更像坐船？要是像《哆啦 A 梦》里的任意门，那可就太酷了！

可惜，天马却没有一点儿想带我穿梭的意思。它天天带着我在山野里转圈圈，最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带我来到了一个叫橘萨罗国（Jiāosàluó Guó）的地方。我的理由很简单，我要吃点正经的早餐，盛在碗里的那种！而不是树丛里的野果和山间的溪水。毕竟传说中会送我回家的神兽自

泽，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到。

早餐还没吃几口，我就听到邻桌的两个人正热烈讨论着自己国家的公主。

“波斯匿王的夫人，年轻时可是远近闻名的美女，怎么生出来的女儿会那么丑呢？”一个人问。

另一个人偷偷笑着：“也许是因为长得像我们的国王吧。”

“嘘！你不想活了？”他的朋友急忙提醒。

那人立刻压低了声音：“大家都在传这件事。虽然谁也没见过公主，但听说她出生后就被关在王宫最隐蔽的宫殿里，波斯匿王一步都不许她离开王宫。”

“真可怜啊！”他的朋友轻轻叹了口气，“国王也太狠心了，他虽然有很多儿子，但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忍心关起来呢？”

“别忘了我们那位伟大的国王有多好面子。”那个人说，“他肯定觉得女儿这么丑，丢了脸。”

他的朋友眯起了眼睛：“奇怪啊，既然公主一直被藏在深宫，为什么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呢？”

“还不是因为藏不住了。”那个人嘿嘿一笑，“听说公主今年已经十六岁了，到了出嫁的年龄。按理说以她的身份，其他国家来求亲的王子早就踏破王宫大门了。但自从一位邻国



的王子去王宫做客后，公主长得丑的消息就传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哪位王子来提亲。”

“啊！那岂不是嫁不出去了？”

“我有一位朋友，在王宫里当侍卫。他前两天就被派出去为公主寻找驸马。国王的命令是，只要愿意娶公主，哪怕家里再穷也没关系。”

“有这样的好事？”他的朋友眼里闪着光，“你看我去试试成不成？”

“你？”那人有点儿吃惊。

“对啊，要是能成驸马，国王肯定会给公主一大笔嫁妆，我以后就不愁吃也不愁喝了。至于公主的长相嘛，大不了我回家不看不就行了。”

“哈哈哈，没看出来，你还真挺精明啊！”那人坏笑着，“行！我去和他说说。你要是真当了驸马，以后可别忘了我这个朋友。”

他的朋友连连点头：“我一定准备一份丰厚的谢礼……”

他们俩还没聊完，我已经快被气炸了！

这是一个什么破国家啊？女人长得丑，就被人这么看不起。哪怕她的身份尊贵为公主，也被所有人说三道四，尽情嘲笑。长得丑有罪吗？我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把手里的水杯

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吓了那两个说闲话的男人一大跳，他们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把吃剩的早餐一股脑儿地用芭蕉叶包好，回到天马面前。

“绿耳，我要去王宫！”我气冲冲地说。

“去哪儿干吗？”天马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枚即将爆炸的炸弹。

“我要去娶波斯匿王的公主！”

天马吃惊得都结巴了：“娶、娶公主？可是，你是女孩啊。”

“就是因为我是女孩，我才不能看到一个可怜的女孩落到那些只贪图富贵、毫无良心的坏人手里！”

“你可真敢想啊。”天马苦笑着说，“就算你愿意，波斯匿王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你啊。而且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了，这个国家里的人，会更加嘲笑那位可怜的公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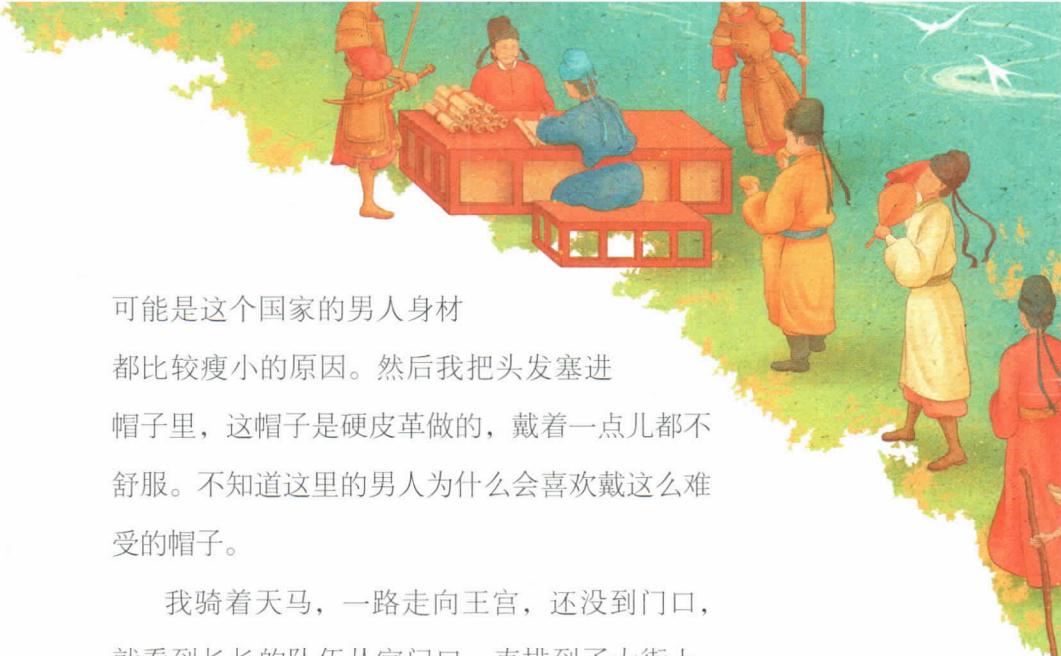
天马的话让我冷静了一点儿。

“那你说怎么办？”我噘着嘴问。

天马微微一笑：“你至少打扮成男人再去啊。”

“哈，绿耳，你真好！”

我在大街上买了一件男人穿的长袍，穿上去居然很合身，



可能是这个国家的男人身材  
都比较瘦小的原因。然后我把头发塞进  
帽子里，这帽子是硬皮革做的，戴着一点儿都不  
舒服。不知道这里的男人为什么会喜欢戴这么难  
受的帽子。

我骑着天马，一路走向王宫，还没到门口，  
就看到长长的队伍从宫门口一直排到了大街上。  
队伍里什么样打扮的人都有：托着碗的乞丐、扛  
着扁担的挑夫、穿着带补丁长袍的穷书生……他  
们都是来求娶公主的。

“哎呀，这么多人，我要是竞争不过他们怎么  
办？”我有点儿发愁。

天马考虑了几分钟。“我有办法。”它说，“你  
安心在这里排队吧。”

“你有什么好办法？”我问。  
“很快你就知道了。”天马神神秘秘地  
说，“我要离开一会儿，过会儿我们在  
王宫西边的树林里见面。”





我犹豫地点了点头，看着天马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王宫里忽然发生了骚乱，叮叮咣咣、噼噼啪啪地响了好一阵子。然后一个士兵从王宫里跑了出来。他举着国王的圣旨，念给所有排队求婚的人听。

“国王旨意，懦萨罗国尊贵的公主被神兽劫走，如果有人能让神兽交出公主，国王就会把公主嫁给他。同时他会得到马匹、大象、十箱财宝作为赏赐。国王还会授予他一等大臣的头衔。与公主成婚后，国王还将为他们建造七重阁门的宫殿……”

皇家士兵还没念完，排队的人群就沸腾了，大家围了上去，拼命打听神兽逃走的方向，可惜士兵什么都不知道。

我笑了，天马的计划真不错。我甚至怀疑它是不是看过《长发公主》或者《怪物史莱克》。童话故事里，没有比怪兽绑架公主，王子去救公主，然后两人相爱结婚的情节更俗套的了。

但是，俗套有什么关系呢？管用就好。在一片乱哄哄的喧闹中，我背着手悠闲地离开了王宫，朝西边的树林走去。想到自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做救公主的“王子”，我居然有点儿激动。

天马已经驮着公主在树下等我很久了。



“我还以为你迷路了。”它不太高兴地说。

“这位就是公主吗？”我没理它，径直走到公主面前，“您好，尊敬的公主，在下姓罗，是来营救您的。”

公主穿着淡紫色长裙，头顶两侧各盘了一个发髻。她安静地坐在天马背上，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

“救我？”公主转过脸来打量我，她的确不太好看，眼睛小小的，但皮肤很白，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丑。

“是的。”我恭敬地回答。

“我不需要人救，我现在挺好的。”

说着，她利索地从天马背上跳下来，把大包裹放在地面上打开。我看吓了一跳，那里面装满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零食，还有不少衣服、首饰。

“你……这是来郊游的吗？”我怀疑地问，“你带这么多东西，是不打算回王宫了吗？”

“好不容易逃出来一次，我才不会那么快回去呢。”公主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宫，这次可被我逮着机会了，我要好好到处看看。等到钱花光了再说！”

“这……不太合适吧。国王会担心你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放心吧，他只会担心太多人看见我的样子，丢他的脸，

才不会担心我是死是活。”公主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好好陪我玩，等我玩够了就乖乖跟你回去。到时候，金银珠宝肯定都少不了你的。”

“我对财宝没什么兴趣。”我实话实说。

“那你为什么来救我？还打算娶我？”这回轮到公主奇怪了，“你……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我没病！”我大声说，这位公主说话也太直了，“我只是可怜你，可怜你因为相貌而被别人看不起，还被那些坏男人算计。”

“没错，我是挺可怜的。幸亏我心态好，要不早被我父王闷死了。”公主轻轻叹了口气，“既然你可怜我，那干脆可怜到底吧，好好带我玩一阵子，然后回王宫领赏，你也不算亏，不是吗？”

看来她是赖上我了，我突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扭头瞪了天马好几眼，它到底是怎么和公主商量的？

天马悠闲地吃着地上的青草，没有回应我的眼神。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神兽还吃草呢？

没办法，我咬着牙答应陪公主玩三天，她也答应我三天后乖乖回王宫。

我们一起乘坐天马游览了周边的几个小国家。慢慢地，



我发现，这位公主虽然说话比较直接，但性格却非常可爱，一点儿也不做作，开朗爱笑。她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被关在深宫、像小鸟一样娇弱的公主。她胆子很大，也有主见，和我特别聊得来。说真的，要不是我不会在壁画世界里长住，我们应该能成为好朋友。

第三天早晨，我们来到一个山谷里的小村庄，敲开一家农户的门，希望能吃上点热腾腾的早饭。开门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青年，虽然算不上英俊，却也十分清秀。从一进门，公主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

青年请我们进门，然后去帮我们做饭。我发现，他家的院子里堆满了各种花朵和一些颜色鲜艳的香粉。

“这些是什么用的？”我很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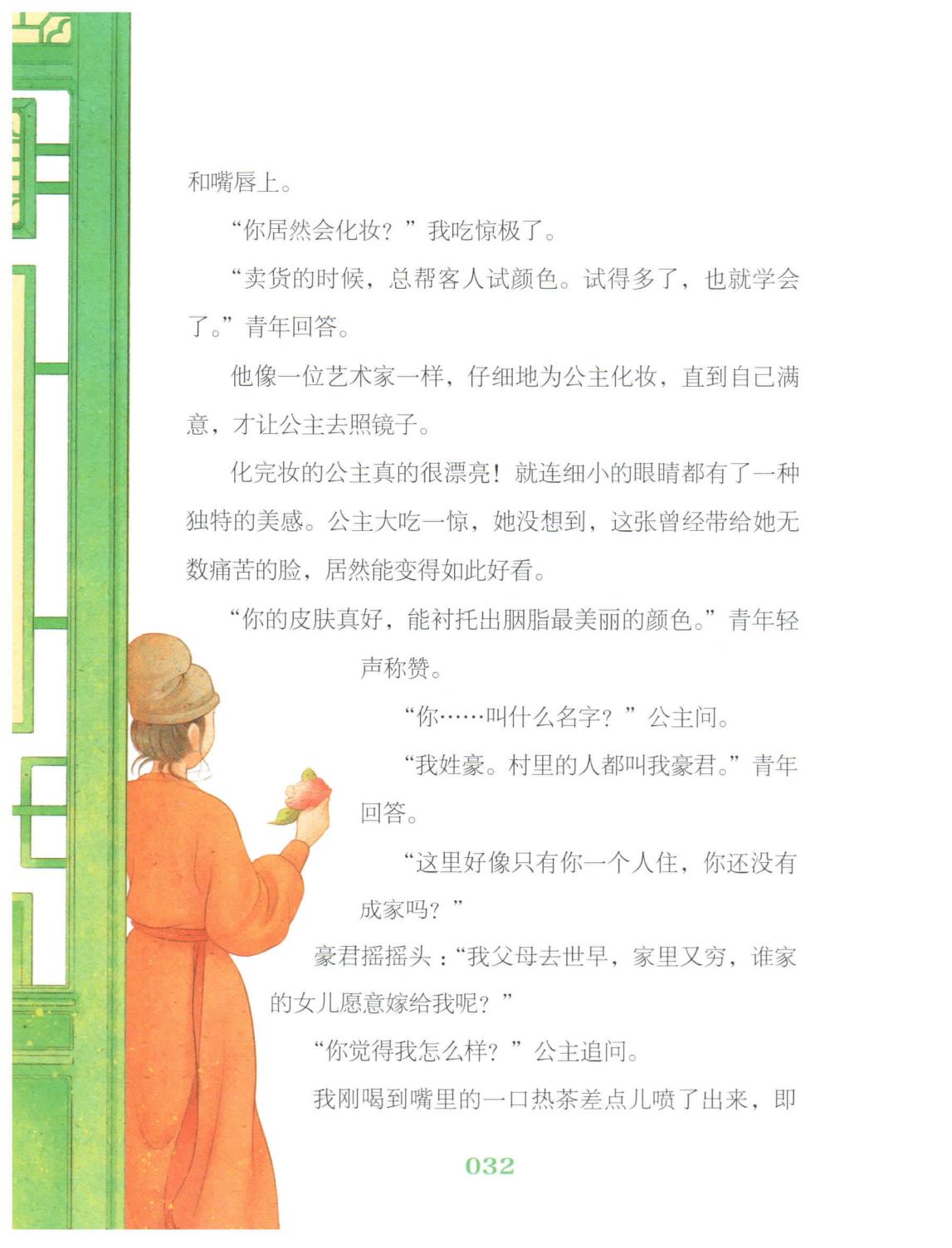
“是胭脂。”青年回答，“我家世世代代都做胭脂生意。”

公主瞪大眼睛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粉末，看得出她还从来没见过胭脂。她用手指沾了一点儿桃粉色的胭脂，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青年温和一笑：“涂在脸上的，你想试试看吗？”

公主使劲儿点了点头。

于是，青年领着公主到里屋，让她坐在桌子前面。青年用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把各种胭脂涂抹在公主的面颊、眼皮

A colorful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man from behind, wearing a traditional orange robe and a brown cap. He is holding a single red rose with a green stem and leaves. He is standing next to a green wooden door with a traditional lattice pattern. The scene is set outdoors with a clear blue sky.

和嘴唇上。

“你居然会化妆？”我吃惊极了。

“卖货的时候，总帮客人试颜色。试得多了，也就学会了。”青年回答。

他像一位艺术家一样，仔细地为公主化妆，直到自己满意，才让公主去照镜子。

化完妆的公主真的很漂亮！就连细小的眼睛都有了一种独特的美感。公主大吃一惊，她没想到，这张曾经带给她无数痛苦的脸，居然能变得如此好看。

“你的皮肤真好，能衬托出胭脂最美丽的颜色。”青年轻声称赞。

“你……叫什么名字？”公主问。

“我姓豪。村里的人都叫我豪君。”青年回答。

“这里好像只有你一个人住，你还没有成家吗？”

豪君摇摇头：“我父母去世早，家里又穷，谁家的女儿愿意嫁给我呢？”

“你觉得我怎么样？”公主追问。

我刚喝到嘴里的一口热茶差点儿喷了出来，即



使是在我生活的 21 世纪，也没见过哪个女孩这样直接求婚的。

豪君脸红了，低下头说：“我怎么能有这样的福气。”

“我说有就有。”公主很开心，认真地对他说，“只要你愿意娶我。”

“我当然愿意。”

“你不嫌我丑吗？”

豪君笑了：“我做胭脂生意，见过不少美丽的女子，但没有一位像你这么有趣。在我眼里，美丑可以改变，但让一个无趣的人变得有趣却很难……”

豪君还没说完，就被急性子的公主打断了：“行！那你和我走吧。”

她拉起他的手大步走出院子。“不玩了！送我们去王宫！”她对守在门口的天马说，“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了。”

天马刚走了一步，公主突然回头看我。“对了，我还想知道你的名字。”

我摇摇头：“你用不着知道我的名字。”

“就算不愿意说，你至少也要告诉我代号吧，要不我以后怎么找你呢？小姑娘。”

我有点儿意外：“你怎么知道我是女孩？”



公主笑了：“我又不是傻子，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女孩。”

“好吧。如果非要一个代号……那就叫我敦煌公主吧。”

公主细细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敦煌公主？居然有人会给自己起这样奇怪的代号？”

“不是我自己起的！”我的脸红了。

“哈哈！再见吧，敦煌公主。希望我们还能见面。”真正的公主冲着我这个假公主挥了挥手，带着她的爱人离开了。

剩下的事，就是后来我听天马说的了。

公主带着豪君回到王宫。她告诉波斯匿王，是他把自己从神兽手里救了出来。于是，波斯匿王很高兴地遵守了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封他为大臣，还赐予他马匹、大象和无数财宝。国王为他们建起七重阁门的宫殿，让他们结婚后住，唯一的要求就是豪君必须锁紧大门，不能让外人看到丑公主的模样。

他们结婚那天晚上，憍萨罗国所有的贵族都参加了晚宴。盛大的晚宴上，只有豪君一个人陪着大家饮酒，没有公主的身影。这些贵族早就听说公主因为长得丑，才被国王下嫁给了穷小子。看到公主果然没在婚宴上出现，都猜测丑公主的传言应该是真的。于是，不少人都忍不住好奇起来，到底公

主有多丑，才会让国王藏得这么深呢？

宴席上，酒越喝越多，不少人醉了，豪君也被灌得昏睡不醒。于是，几个想看笑话的贵族趁着酒劲儿，偷走了挂在豪君腰上的钥匙，派了五个人，悄悄溜进公主住的宫殿。

公主正穿着婚服坐在厅堂里喝茶。今天早晨，豪君为她画上了美美的妆容后才走。她知道有人溜进了宫殿，却并没有让侍卫去阻止，因为这一天她已经等了很久了。

那几个人径直来到公主面前。朦胧的烛光下，他们以为会看到一张丑陋、可笑的脸，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的眼前却是一位端庄、秀丽的新娘。五个人惊呆了，赶紧向公主下跪，嘴里不停地道歉。

公主却微微一笑，大度地答应不惩罚他们，但条件是他们出去后，要到处赞扬她的美貌，越夸张越好。五个人满心感激地答应下来。

从此以后，橘萨罗国公主由丑变美的故事传遍了 98 窟的壁画世界，连周边的国家都听说了。与事实不同的是，大家纷纷传言，说是丑公主的诚心打动了神灵，才拥有了仙女般的容貌。于是，这个国家里长得丑陋的人纷纷跑去寺庙，希望神灵再现神迹。

听到这里，我除了无奈地笑笑，还能说什么呢？



## 第三章

# 独一无二的宠物

每次来到一个壁画世界里的新国家，最先发现我的总是猫、松鼠这类小动物。

我刚在摩揭陀国（Mójiētuó Guó）找到了一个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一只斑纹橘猫就凑了过来。它正在洒满阳光的草堆上睡觉，看到我之后，走过来蹭我的腿。我喂了橘猫一点儿吃的，又挠了挠它的下巴，它才满意地离开。

我从小就招动物喜欢，无论是谁家的小猫、小狗、仓鼠甚至蜥蜴，见到我都会很亲切。也许天马说得对，我的家族天生就是“驯兽”的。我到底能驯服什么神兽呢？这些天一有空我就想这个问题。天马看来是不可能了。我和绿耳相处

了这么多天，它一直对我爱搭不理的，总嫌弃我惹麻烦，怎么也不像会被我驯服的样子。

难道是白泽吗？绿耳说是白泽让它来救我的，如果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白泽为什么要救我呢？说实话，我对白泽实在了解得不多。《故宫里的大怪兽》说，这只神兽在东海的岸边碰到了华夏部落的首领黄帝，黄帝还没自我介绍，白泽就说出了他是谁和他来这里打算干什么。黄帝知道自己碰到了神兽，立刻献上美食、美酒，这只神兽一高兴就把世上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怪兽、妖精的名字和样子都告诉了黄帝。作为福利，它还特意说了驱除这些妖怪的方法。黄帝偷偷让人把这些记录下来，做了一本妖怪大百科全书，发放给自己的人民。那就是鼎鼎大名的《白泽精怪图》。自那以后，人们掌握了对付妖怪的方法，横行在人间的妖怪变得越来越少。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只能说明白泽是个特别能说的大嘴巴。降服这样的神兽有什么好处呢？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客官，您的马要不要喂？”茶馆的小二向我推销，“我们这儿有上好的茶叶渣做的牲口饲料，价格也便宜。”

“它……不是牲口。”我赶紧纠正，“你没看到它长着翅



## 独一无二的宠物

膀吗？”

“不是牲口？”小二愣了一下，“也对，也对，这么奇特的马当牲口是可惜了。那它肯定是您花大价钱买来的宠物吧？”

宠物？我差点儿被茶水呛着，这要是让天马听到了，估计能活活气死。

我一边咳嗽一边说：“咳咳，我是它的宠物还差不多。”

“您这就说笑了。”小二自来熟地说，“我早就听说，越稀罕的宠物越是难养。我们国家就有一只，那可真是世间少有的宝物，不知道它的主人是修了多少辈子的福气，才能得到它。”

我的兴趣立即被勾起来了：“你说的那个宠物，到底是什么啊？”

“会拉金屎的金象啊！您听说过吗？”

我摇着头说：“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会下金蛋的鹅。”

没想到，小二比我的好奇心还重：“会下金蛋的鹅？还有那稀罕玩意儿？您在哪儿听说的？”

“特别、特别遥远的地方，你这辈子估计是没机会去了。”我打消了他的念头，“你还是好好给我讲讲那只会拉金屎的金象吧。”

“我看您一定是从那个特别、特别遥远的地方来的吧，要



不，怎么可能不知道摩揭陀国金象的事呢？”

反正茶馆里没什么客人，小二看我好奇，就干脆坐到我旁边，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茶，不紧不慢地讲起故事来：

摩揭陀国有一位很受人尊重的长者，家里非常富有。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长者一家都视他为掌上明珠。奇怪的是，就在男孩出生的同一天，他们家的金库里出现了一只两只手掌那么大的小金象。虽然在摩揭陀国里大象是很常见的动物，但还从来没有人见过金象。长者把这当作老天送的礼物，更加宠爱他的儿子，并为孩子起名为“象护”。

象护和金象几乎形影不离。象护刚学会走路，小金象也就会走路了；象护长高，小金象也会跟着长高；象护生病了，小金象也提不起精神；象护伤心，小金象会跟着伤心……他们两个



像最亲密的伙伴，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小金象不需要吃东西，也从不喝水，但每天却会准时拉屎。让人吃惊的是，那不是臭烘烘的粪便，而是落地有声的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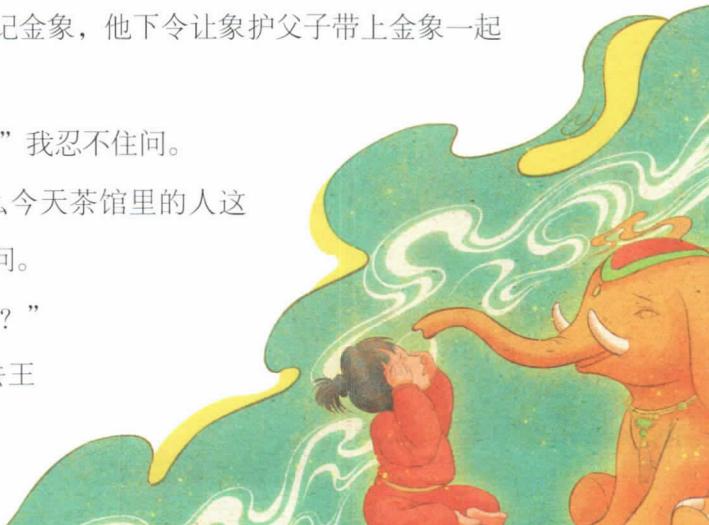
象护稍稍长大了一些后，经常和一些贵族的孩子一起玩儿。这群男孩聚到一起就喜欢吹牛。有的说自己家的豪宅连成片，里面藏着七种稀世珍宝；有的说自己家的院子能装几百人，连地砖都是金子做的；还有人说家里金库装满了宝贝，珍宝一直堆到了房顶……象护也不想落在别人后面，就把金象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还得意地炫耀金象有多么神奇。

男孩中有一个孩子叫阿阇世（Āshéshì），他是摩揭陀国的王子，从小就野心勃勃，很羡慕象护拥有神奇的金象。等到象护和金象长大后，阿阇世王子也长大了。他杀死了老国王，把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关进了监狱，自己当上了国王。阿阇世没有忘记金象，他下令让象护父子带上金象一起进宫。

“他们去了吗？”我忍不住问。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茶馆里的人这么少吗？”小二反问。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大家都去王



官门口看热闹了！”小二说，“今天就是赌象护父子进宫的日子。大家都在打赌，象护能不能把金象带回家。我要不是为了看店，也早就去凑热闹了。”

“怎么说阿阁世现在也是国王了，总不好意思硬抢吧？”我说。

“这你就错了。”小二压低声音说，“我们这位新国王特别贪心，谁家有好东西，都想抢过来。他的梦想就是做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象护要是不把金象交给他，按照国王的脾气，很可能就会杀了他们父子。”

“啊？杀人！”我惊叫出声：“这也太残忍了。”

“不残忍能把自己的父王都杀了吗？”小二摇着头说。

我向他打听：“王宫怎么走啊？”

“你也打算去看金象吗？”

“嗯，万一金象以后被关在王宫里看不到了多可惜。”

小二为我详细指明了方向，我带着天马走出茶馆。

“你又打算去干什么？”天马焦虑得很，“咱们能稍微过两天平静日子吗？”

“别担心，绿耳。”我说，“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到能下金蛋的鹅，可不能再错过会拉金屎的大象。万一只金象没忍住在路上拉屎，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所以，你是想去捡屎，对吗？”

“别说那么难听，我是去捡金子的！”我反驳。

“没什么区别。”天马摇了摇头。

我实在小看了金象出行的盛况。距离王宫至少还有两条街的时候，街上就已经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不，应该说从象护家门口到王宫的整条路上都人山人海，很多人一看就不是摩揭陀国的居民。

“哇！连外国人都赶来了。”我感叹。

“何止是外国人，我看连其他壁画世界的人都穿梭来了不少。”天马喃喃地说，“他们大老远赶来，难道都是为了捡屎？”

“是捡金子！”我再次纠正它，不过它好像没听见。它正忙着把一个趴在马蹄边找金子的人一脚踢开。

很快我就知道，我来晚了。象护已经带着金象进宫了。好消息是，进宫的路上，金象并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拉金屎。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王宫的大门上，大家都希望金象能走出王宫，这样至少还有捡到金子的机会。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门终于打开，象护和他的父亲走了出来。让人失望的是，他们的身后没有金象，所有围观者都发出了叹息声。





“你们怎么舍得把金象留给国王呢？”有人忽然大叫，“国王准会切开金象的肚子，看看它是怎么拉金子的。”

象护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其他人。他搀着年老的父亲，慢慢地向家走去。没有了金象，看热闹的人群也一哄而散。

只有我和天马还在默默跟着他们，虽然我不记得自己听过这个传说，但按照我看童话书的经验，象护与金象的故事不会这么简单地结束，后面一定还有好戏可看。

果然，象护父子刚离开王宫门口的大道，他们面前的地面前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起伏起来，接着，一只巨大的金象仿佛破浪而出的鲸鱼，从地面破土而出。看到金象，象护急忙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它的鼻子，眼泪直流。金象温顺地贴着



他，甩动着自己的小尾巴。

象护的父亲担心地说：“金象从王宫消失，阿阁世王一定会派士兵来追，到时恐怕你就没命了，你还是带着金象逃走吧。”

“父亲，天地虽然广阔，但阿阁世王神通广大，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象护沮丧地说。

他的父亲被问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我和天马。更具体一点地说，他先看到了天马，然后才将目光转向了我。

象护的父亲放开儿子，走到了我面前。

“这位天女，神兽的主人。您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想必也知道我们的处境。”他说，“众人周知，天女是佛祖面前的女神，我请求您，把我的儿子带到佛祖面前，现在也只有佛祖能保护他了。”

我很想告诉他，自己不是什么天女，也不知道佛祖在哪里。但是，看着他盛满热泪的眼眶，我怎么都说不出口，他让我想起了爷爷，在我十三年的人生中，没人比爷爷更疼我了。知道我失踪后，爷爷肯定也会伤心流泪。

我求助的目光飘向了天马，它正冲着我玩儿命摇头。我转过身，对象护父亲说：“好，我答应您。我会帮助象护找



到佛祖的。”

象护的父亲一边流泪，一边朝我施礼。我赶紧将他扶了起来。

等走出摩揭陀国的城门，天马才好奇地探头问我：“你知道佛祖住在哪儿？”

我看了看跟在身后的金象和象护，压低声音说：“怎么可能？我才来这里几天啊。”

天马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比电灯泡还大：“连佛祖在哪儿都不知道，你就敢答应人家？”

“我虽然不知道，但我想，你作为一只神兽，一定知道佛祖在哪儿。所以他们只要跟着你走就行了。”

“可我并不知道佛祖在哪儿啊。”

“你是神兽，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回轮到我瞪圆眼睛了，“你平时在天上飞的时候，就没有偶尔碰到过他们吗？”

“虽然会擦身而过，但我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啊。”天马没好气地回答，“我只认识东王公、西王母、女娲、伏羲、雷公、电母这些神仙，可从来没和佛祖打过交道。

“糟糕！”我有点儿后悔在象护父亲面前逞强了，“那可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得跑了。”天马忽

然提高了嗓门。

“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国王的追兵来了！”

我这才发现，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已经响起了马蹄声。

天马驮着我在前面狂奔，金象带着象护紧跟在后面。天马的速度快很正常，让人想不到的是，金象的速度一点儿都不比天马慢。跑了一段不短的距离后，终于听不到追兵的声音了，四周恢复了山林应有的宁静。

我从天马身上跳下来，坐在树下大口喘气。象护坐在我身边，金象紧紧挨着他。象护不太爱说话，为了调和一下气氛，我决定先开口。

“请问，金象什么时候拉屎啊？”

象护看着我，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其实不一定。”

“噢。”我接着问，“那它今天拉过了吗？”

“还没有。”象护这次很肯定。

“太好了！”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双方再次陷入沉默，气氛似乎更尴尬了。

过了一阵儿，我又开口了：“你父亲真的很疼爱你，他长得跟像我爷爷，嗯，我不是说他长得老……是那种被疼爱的



感觉，你明白吧？”

“当然。”象护难过地低下头，“可我却对不起他。如果不是我吹牛，把金象的事说了出去，就不会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你用不着太责备自己，谁还没有吹牛的时候啊。”我安慰他，同时也在安慰自己。啊，佛祖，到底住在哪儿啊？

“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天马在一旁冷冷地说。

就在这时，一位穿着沙色长袍的僧人出现在不远处，象护好像找到了救星一样冲了过去。我赶紧跟着他跑过去。

“这位大师，请问您从何方而来？”象护问。

僧人回答：“我从舍卫国来。佛祖让我来接一位重要的客人。”

“佛祖在舍卫国？”象护高兴地说，“不知您要接的是什么样的客人？”

僧人微微一笑：“他长什么样我并不知道，但身边会有一只金象陪伴。”

象护大吃一惊：“您来接的就是我吗？”

“正是。”僧人点点头。

“那我现在就和您走。”

象护牵过金象，与我告别。

“谢谢你陪伴了我一路，天女。”

“不用谢，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忙。”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有，我不是天女。你父亲误会了。”

“如果不是跟随着你，我们就不会在这里遇到佛祖的使者，你的善良救了我和金象。”象护真诚地向我深施一礼。金象也垂下了头，摇了摇耳朵，仿佛在向我致意。我摸了摸金象的鼻子，软乎乎的，不像是纯金的。

直到看着象护跟着僧人走远，我才大大松了口气。

“看，这不是帮他找到佛祖了吗？”我抬起下巴看着天马。

“运气好而已。”天马不服气地擤了下鼻子，“你不会每次运气都这么好的，以后还是少管闲事吧。”

“你要是带我穿梭到别的壁画世界里转转，我就答应你！”

“我才不信你做得到。”天马摇了摇头。





## 第四章

# 倒霉蛋与聪明王

倒霉会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你相信吗？  
我碰到了一个倒霉蛋，一个真正的、如假包换的倒霉蛋！

我不过是想吃一口热乎的午饭，敲响了一户农家的门。那扇门看起来破破烂烂，那么普通，被杂草包围着，上面并没有挂什么“倒霉蛋之家”的牌子。为我开门的人，一看就是个老实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他叫檀腻聃 (Tánnìān)，是个挺难记的名字，但看不出和“倒霉蛋”有任何关联。

为了方便，我叫他小檀。他做饭的手艺相当不错，只是不小心烧坏了裤子。吃完午饭，小檀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



去邻居家还牛。这头牛是他今天早上借来耕地的，脾气有点儿倔。虽然对牛一无所知，我还是答应了。在我印象里黄牛一直是特别老实的、温顺的动物。

结果那头“老实”的黄牛却把小檀追得连鞋都跑丢了。我只是心里有一点点奇怪，为什么黄牛只追他，不追我。最后，牛终于被赶到了主人家门口，但是小檀已经不敢再接近它一步了。

“你不把它亲手交给主人吗？”我问。

“我敲过门了，他不在家。”小檀说。

“那至少应该拴在门上吧，要是跑丢了怎么办？”

“我不敢，它肯定会顶我，你没看到它的角多锋利？”小檀搓着手说，“要不你去试试？”

我看了看黄牛红红的眼睛说：“我也不敢。”

之后我和小檀挥手告别，一切看起来都挺美好，但他的倒霉事才刚刚开始。

我和天马走出村子没多远，小檀就追了上来。

“等等！”他慌张地嚷着，“帮我做个证人吧！否则我就要坐牢了。”

那头黄牛真的丢了！想想也不奇怪，毕竟黄牛长着四条腿，不会浪费每一个奔赴自由的机会。其实牛主人回家时看



到门口的牛了，但以为小檀还没用完，就没把黄牛牵进院子。等他去小檀家要牛的时候，它已经跑没影了。

我一向拿自己那颗喜欢多管闲事的心毫无办法，这次也一样。我同意帮小檀作证。无论天马怎么用头拱我，我仍然坚持和小檀回到了村子。牛主人看到我，丝毫没有客气，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小檀偷牛的同伙，还怀疑天马是不是也是我偷来的，要拉着我们去见国王评理。“为这点儿小事儿就去找国王？”我有点儿吃惊。

“我们的端正国王什么闲事都管。”小檀耸了耸肩。

没办法，我只好跟着他们去见端正国王，天马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后面，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刚走出村子不算太远，一条河横在我们面前。热情的小檀四处找人打听哪里有渡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被人押送去见国王的犯人。这时，一个木工把斧头叼在嘴里，衣服抱在手上，打算蹚水过河。小檀跑过去打听，木工刚开口回答，嘴里的斧子就掉到了河里。

根据我看童话故事的经验，这时应该有河神出现，问木工要金斧头还是银斧头。诚实的木工会选择自己的铁斧头，然后河神会因为他的诚实而把三把斧头都奖励给他。但是我等了半天，河神也没出来。倒是那个木工，气呼呼地让小檀

赔他的铁斧头。小檀又不是河神，当然是什么斧头都没有。木工想要天马做赔偿，我想了想这笔生意实在不划算，就没有同意。于是木工也加入了要去找国王评理的队伍。

剩下的路程，我只希望能平平安安地到达国王那里，为小檀做完证，然后就离这个倒霉蛋远远的。

但是小檀却不这么想。“喂！你看前面那面墙上有只小猫，它好像下不来了。”

“放心，它能跳下来，连一根猫毛都伤不到。”

我对野猫们还是很了解的，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喂院子里的野猫。我见过开饭时，它们从高墙上、墙洞里、树顶上蹿出来的样子，绝对不比蜘蛛侠差。

小檀好像完全没听到我的话，他噌的一下蹿上墙，热心地想去救小猫。小猫被他吓了一跳，没等小檀的手碰到它，就一跃而起跳下了墙。小檀却因为重心不稳，摔到墙的另一侧。几乎同时，我听到了两声完全不同的惨叫。

几分钟后，小檀被一个年轻人押了回来，他脸上蹭破了皮，袖子也破了。

“这家伙压断了我父亲的腿！”年轻人气冲冲地说，“他正在墙根下织布，这个人突然从墙上跳下来，正好压在我父亲的腿上。”





“我就知道……”我无奈地摇着头。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能猜到，去找国王评理的队伍又壮大了。

“你运气这么差，为什么还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我好奇地问小檀。

“看到别人需要帮忙，你会眼巴巴地看着不管吗？”小檀反问我。

我被他问住了。天马在我身后笑出了声。好吧，我承认，我和小檀一样喜欢多管闲事。

“只不过我比较笨，总是好心做坏事。”小檀嘀咕着。

“明知道会好心做坏事，却还要管，你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我感叹道。

“我管不住自己。”小檀叹了口气，“有时候脑袋里明明想着不要管，身体仍然会冲上去。”

“我也是。”我低声说，“咱们两个还挺像。”

找国王评理的队伍走进一片茂密的森林，穿过它就是国王的宫殿了。大家在树荫下休息，每个人都僵着脸。我和小檀坐在树下叹着气，阳光穿过树枝，投下金色的线，清脆的鸟叫声像是奏出了金色五线谱上的音符。

忽然，鸟叫声发生了变化。



“喂喂喂！年轻人，喂喂喂！你听得见吗？”

小檀眯着眼睛朝着树上看去，只见一只漂亮的七彩锦鸡，  
身后拖着长长的尾羽。

“你是在叫我吗？”小檀问。

“当然，这棵树下除了那个奇怪的小姑娘，就只有你了。”  
锦鸡的嗓门可真不小。

“你说谁是奇怪的小姑娘？”我不服气地看着它。

“你呀。”锦鸡不客气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锦鸡。走进这片森林里的人，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做什么的，那边的是木工，躺地上的是放牛郎，站着的是织布工学徒。但是你，我只看到一片光，光里有一只怪兽的黑影，你说奇不奇怪？”

“你才奇怪！一只鸡张着嘴巴说人话，难道你成精了？你是鸡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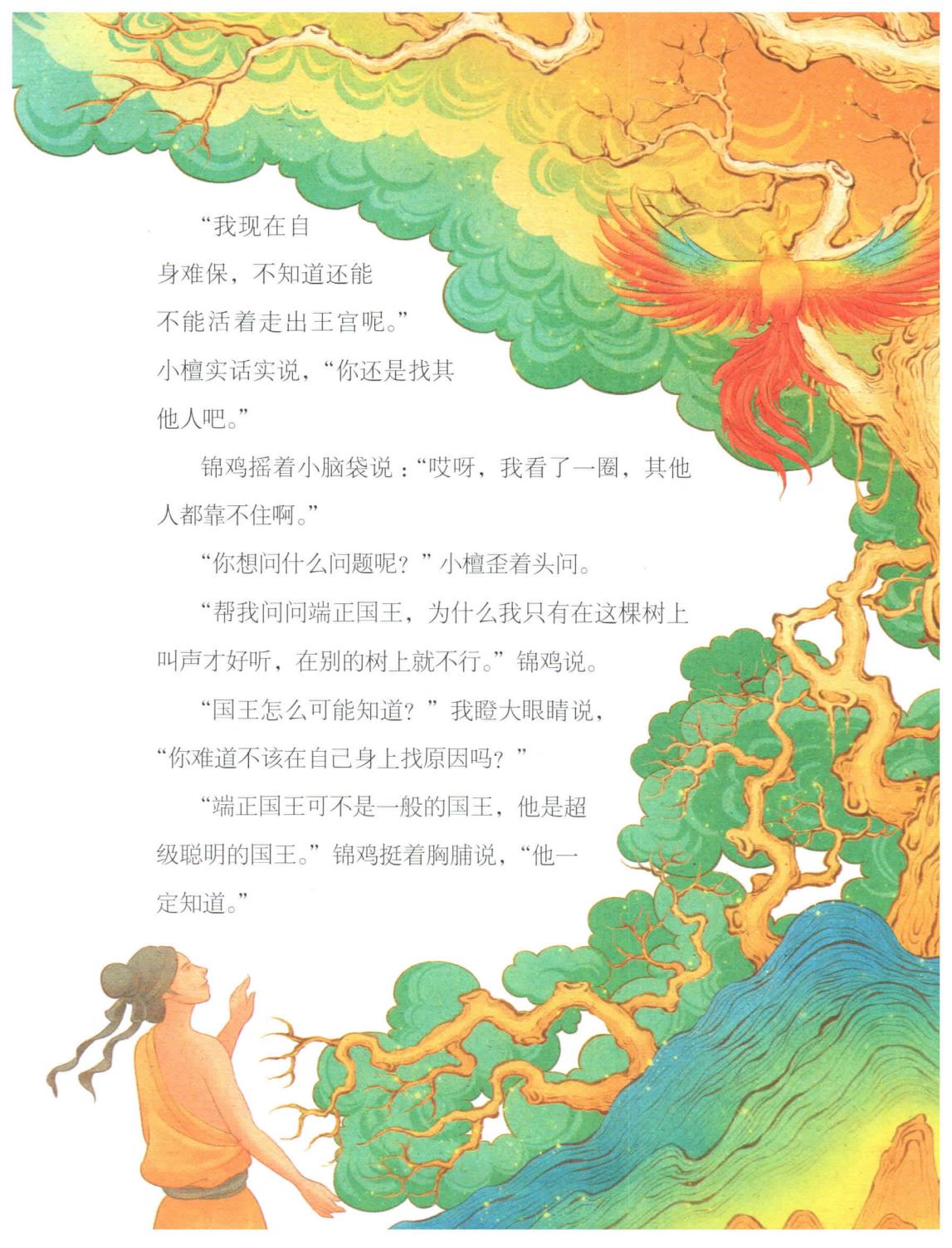
“没错，我就是锦鸡精灵。”锦鸡骄傲地挺了一下胸脯。

“还真是只鸡精啊。”我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预知能力，为什么奇怪的事总能被我猜中。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小檀问锦鸡。

“嗯，我想请你帮个忙。”锦鸡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要去王宫找端正国王，你能不能帮我问国王一个问题？”





“我现在自  
身难保，不知道还能  
不能活着走出王宫呢。”

小檀实话实说，“你还是找其  
他人吧。”

锦鸡摇着小脑袋说：“哎呀，我看了一圈，其他  
人都靠不住啊。”

“你想问什么问题呢？”小檀歪着头问。

“帮我问问端正国王，为什么我只有在这棵树上  
叫声才好听，在别的树上就不行。”锦鸡说。

“国王怎么可能知道？”我瞪大眼睛说，  
“你难道不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端正国王可不是一般的国王，他是超  
级聪明的国王。”锦鸡挺着胸脯说，“他一  
定知道。”





喜欢多管闲事，超级聪明，还什么事情都知道……天底下有这样的国王吗？我有点儿好奇了。

“你在别的树上叫声真的不一样吗？”小檀问。

锦鸡立刻飞到旁边的一棵树上，张嘴叫了起来，“嘎、嘎、嘎”，难得像生了锈的卡车。

“够了！我明白了！我会帮你去问的！”小檀捂着耳朵说。

走出森林，屋顶高高的王宫出现在眼前。和我在壁画世界里见过的其他王宫比，它绝对算不上华丽，除了红色的围墙没有任何装饰。王宫的大门敞开着，门口的侍卫只问了我们求见国王的原因，就直接放我们进了王宫。

等我走进王宫一看，哇！这里热闹得像个菜市场，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一边闲聊一边等着见国王。我们排了很久的队，才移动到宝座前。

眼前的端正国王，绝对是见过的长得最不像国王的国王。他皮肤黑黑的，是个光头，头顶上没戴皇冠和其他东西。也许因为宫里人多，太热了，他光着膀子，只有脖子上挂着象征国王的金牌。

国王满头大汗地处理着一起纠纷：两个母亲正在争夺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她们都说男孩是自己儿子，请求把孩子



判给自己。

这个情节有点儿眼熟，我应该是在哪个动画片里看过，是哪个动画片呢？

“简单！”光头国王发话了，“《聪明的一休》里就有你们这种事。”

啊！对了！就是《聪明的一休》！等等，壁画世界的人怎么会看过动画片呢！我瞪大眼睛看着光头国王，越看越觉得他不对劲儿。

国王对两个女人说：“你们两个各抓住孩子一只手，谁能把孩子抢过去，孩子就归谁。”

果然，他用的方法都和《聪明的一休》里一样。两个母亲按国王的方法抢孩子，孩子被扯得大哭，亲生母亲一心疼就放了手，假母亲以为自己赢了，抱住孩子得意极了。可是，秃头国王却直接让侍卫把她关进监狱，把孩子还给了亲生母亲。

“我们的国王实在太厉害了！”小檀佩服极了，“怪不得连锦鸡精灵都要向他请教问题。”

“你们的国王的确不简单。”我把手盘在胸前，眼睛紧紧盯着秃头国王。

轮到小檀的案子了。牛主人、木工、织布工的儿子一拥

而上，把我和小檀带到国王面前。

秃头国王扫了我们一眼。牛主人刚要开口，就被他抬手制止住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借他牛，他没有亲手还给你，这是他的错。但是你看到牛在自家门口却没有管，你也有错。至于木工，他让你的斧子丢了是他的错，但谁让你用嘴叼着斧头呢？叼着斧头还张嘴回答人家问题，那就是你不对了。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处罚檀腻騎，就要和他一起受罚。怎么样？你们打算怎么办？”

牛主人和木工纷纷表示，愿意和小檀和解。

“国王陛下，您太厉害了！不但知道所有事情，还猜出了我的名字！”小檀眼睛直发亮，“怪不得大家都说，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秃头国王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一边叹气一边嘟囔：“每次都审同样的案子，我背都背下来了。”

我心里一惊，小檀却没听懂。“您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还是接着审理你的案子吧。你从墙上摔下来，压死了织布工……”

“等等！国王陛下，冤枉啊！”这回小檀急了。

“我知道，我知道。”国王不耐烦地打断他，“就算你不是





故意的，但是怎么说也压死了人……”

“我没有压死人啊！国王陛下！”小檀大声叫道，“我只是压伤了织布工的腿！”

“只……压伤了腿吗？”秃头国王满脸疑惑，看向织布工的儿子。

“没错，国王陛下。”织布工的儿子说，“虽然被压得不轻，但我父亲还活着，他的腿折了，需要一大笔医药费……”

“这怎么可能？”秃头国王皱起了眉头，不停翻着他眼前的羊皮书，“明明应该是死了的……”这时，他看到了我。

“你是……酒家老板娘？怎么变成小姑娘了？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都有白头发了。”国王满眼的问号。

“嗯……我想您弄错了，国王陛下。”我尴尬地说，“我不是什么酒家老板娘，我是小檀的朋友，是来帮他作证的。”

国王愣了一下：“那酒家的老板娘呢？”

所有人都你看看我，我看你看，完全不知道秃头国王在说什么。

“没有什么老板娘，国王陛下。”小檀只好说。

“天啊！这下可出乱子了。”国王嘴里嘟囔着，“故事情节改变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但是小檀他们却越听越糊涂了。

“那锦鸡呢？它也没出现吗？”秃头国王有气无力地问。

“您真是无所不知啊！”小檀又来精神了，崇拜地看着他说，“来的路上，我的确碰到一只锦鸡精灵，它拜托我问问您，为什么它只在一棵树上叫声好听？”

国王顿时恢复了一点儿精神：“因为那棵树下埋着金矿石，矿石里有金子还有铁。锦鸡曾经误食磁石，磁石卡在嗓子里，铁产生的磁场可以让磁石暂时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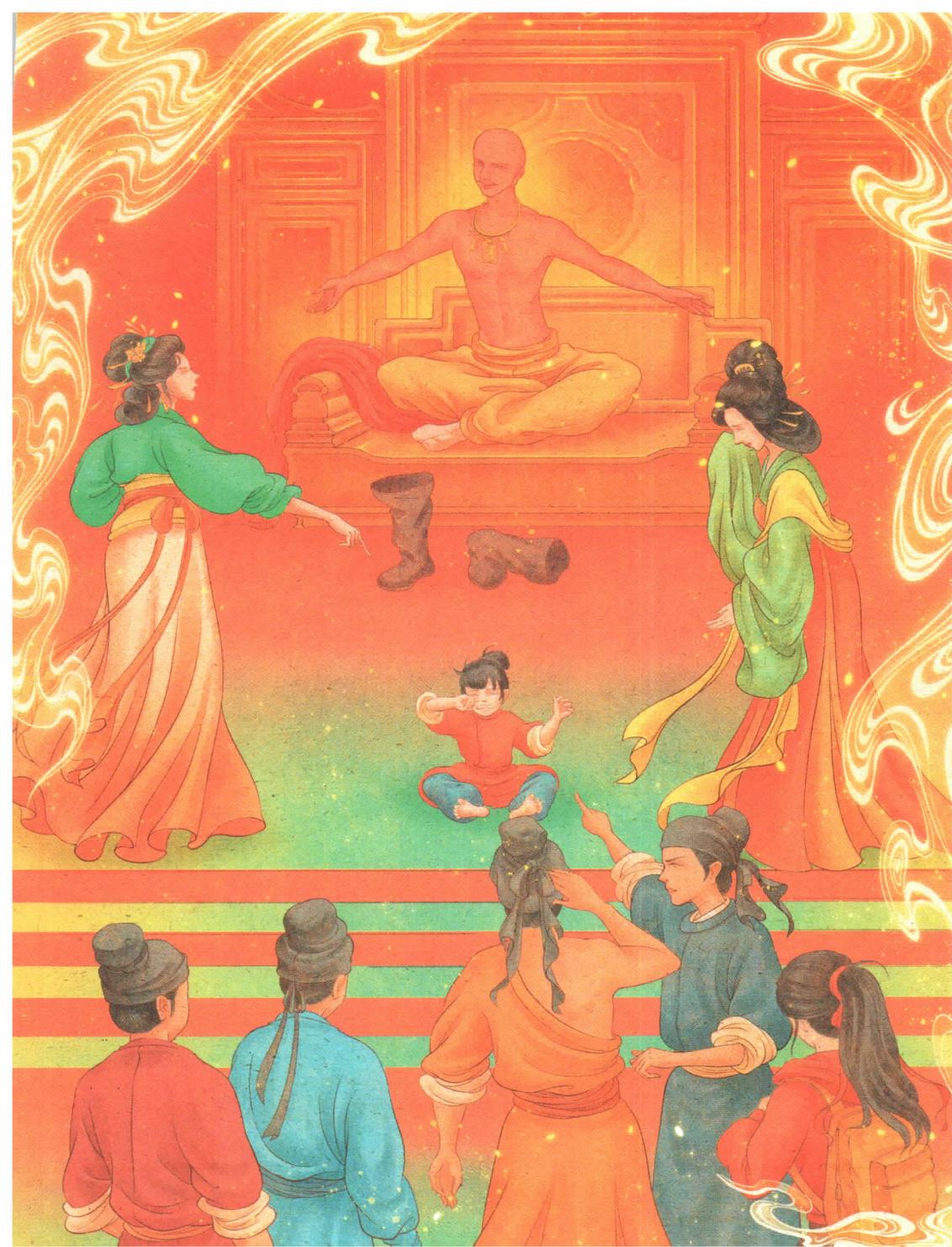
所有人都像听天书一样听着，只有我越听越吃惊。金属磁场？磁石？一位壁画里的古代国王怎么可能知道这些？

除非……除非秃头国王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

“你家里穷，回去时可以把金矿挖出来，赔给织布工做医药费。”国王最后说，“这样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

“您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小檀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织布工的儿子听说有金子可以拿，对这个结果也很满意。





“国王陛下，我能和您单独说几句话吗？”我走到他面前悄声问。

国王一边擦着汗一边说：“哎呀，你也看到了，这么多人在排队……”

我打断他说：“我只想问问，您怎么会看过《聪明的一休》？”

秃头国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你跟我来。”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长长的后廊，来到一个安静的房间。

“你到底从哪儿来，小姑娘？”刚关上房门，国王就迫不及待地问。

“您从哪儿来？尊敬的国王陛下。”

国王笑了：“你的问题错了，小姑娘，你应该问我去过哪儿？”

“难道您去过我的那个世界？”

“咱们能别像打哑谜那样问来问去吗？”国王大方承认，“没错，我去过 21 世纪的人类世界，我在敦煌、酒泉、兰州转了转，还去新疆转了一圈。”

我嘴巴张得老大：“这怎么可能？您只是壁画里的人啊！”

“既然你这个真人能进入壁画，为什么壁画里的人不能出



去呢？”国王问，“你还不明白吗？小姑娘，敦煌壁画世界是一个魔法笼罩的世界，在这里，什么都有可能。”

“您怎么出去的？”我还是很好奇。

“有点儿复杂，最难的是贿赂乐乐大王。你应该知道它吧，它是敦煌壁画世界的看门狗。”

“我听说过它，不过还没见过。我来这儿时被装在麻袋里，什么都没看见。”我老实回答。

“真可怜！看来你的经历挺糟糕的。”秃头国王问，“你来自哪个城市？”

“北京。”

“啊，北京，我上次没来得及去。”他满脸遗憾，“还有印度，我也挺想去的。听说我的原型就是一个古印度的国王。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出去。”

“您离开壁画后，壁画上您的形象就变成空白了吗？”我问。

“只会剩下个影子。所以，我们在真实世界里是没有影子的。”国王说。

我还是有点儿难以相信：“难道不会有人发现吗？壁画里少了个人？”

“在你们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一直看各种新闻，想知道会

不会有人发现我消失。但是没有。”秃头国王耸了耸肩，“毕竟我只是 98 窟壁画里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位置也比较靠边。而且洞窟里很黑，为了保护壁画，人们只能打着冷光手电进入洞窟，能看到的只有手电筒照亮的那一丁点儿地方。想发现也不太容易。”他忽然抬起头，“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我混在莫高窟的游客里，参观自己的那幅壁画。”秃头国王咧着嘴笑，“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第一次从那种角度看自己生活的世界。它并没有壁画世界里那么漂亮，颜色也不鲜艳，还有很多地方都破损了。但我仍然能清晰地认出每一个人。”

“从现实世界回来后，您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太大了！”国王感叹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以前可没察觉到，还当国王当得挺开心呢。但现在，我却开始觉得无聊了。那些故事我早都背下来了，所有来找我的案子都是一样的。不过，今天还挺有意思，因为你的出现，终于让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有了点儿变化。你什么时候离开壁画世界？”

“我还不知道。”我摇摇头，“不过，应该不会在这儿待



太久。”

“那就好好享受这里吧。”国王打开了房门，“毕竟这个世界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们那个世界，月亮里面连只兔子都没有。”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国王陛下。”我承认，壁画世界确实越来越吸引我。

“不用谢，我也只是想给自己多找点儿乐子。”国王笑着说，“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来这里找我。”

“好，我记住了。”

“走吧！外面那些等我处理案子的人，快等不及了。”

和秃头国王告别后，我与小檀也告别了。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走去，不过我还是回了好几次头，就是怕他突然又追上来说：“喂！你得帮我个忙……”



## 第五章 瞎男孩

“绿耳，你带我穿梭到别的壁画世界里转转吧。”

“不行。”天马冷冰冰地回答。

“为什么？”

“还没到时候。”

“什么叫‘没到时候’？”我噘起了嘴。

“没到时候就是没到时候。”

这时，天空中的一群鸟吸引了我的注意。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鸟正聚在一起，快速闪动着翅膀，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去。

我从草地上坐了起来：“绿耳，那边是什么地方？”